

永樂大典

卷七千二百三十
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一

太子堂

輿地紀勝堂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南八十里九域志光州有白公廟蓋楚白公勝也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其

子白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

太師堂

宋范太史集記神宗熙寧六年路國文公以司徒

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侍讀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親公像形擁道謹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幽下濕庠廨不葺上兩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一

昔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清問安侍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迢迢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耄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老于豐魯公封於魯几蔣邠茅昨祭皆為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夫真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路國公光輔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邈若古者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公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獻馬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公之植甘棠於以勸天下為臣子者之忠孝為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人之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記文路公集自別三城十九年重來舊跡總依然鯉庭兼是魚符守戲綵承顏慰目前河橋浴宅近相望三月花時日又長雙整安車來子舍為吾特啓太師堂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五

將相堂

與地紀勝堂在利東路錦屏書岩山

相堂

元一統誌堂在肇慶路四會薄尉廳之東先是宋紹興中

郭姓者作尉宰相梁克家為友嘗館寓于此故名

丞相堂

元一統誌堂在肇慶州管原縣文序傳父為州幕職路公嘗拜

業於此

延相堂

惠州府圖經志宋趙汝馭永嘉人也淳祐三年守惠以安靜不擾為政與利劄嘉郡治一新舊東廳

有文惠堂後易曰中和汝馭以為非始意改為延相堂取梅壻與譚大夫詩云延相堂前偏利市衣衣相次又來迎故以名

二相

堂

宋莊季裕難勅編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園初為一堂前後兩廡頗奕麗每延過客道宴屢之堂名而未

得一日夢一貴人生其堂上士子者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名堂願俾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待正生譏訛既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為有力至紹聖初劉既生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著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為館士子以二相為不祥不許而劉請其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為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二

空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為靈何以異哉

三相堂

北憲叢錄元祐中韓玉女射都下喧傳玉汝玉汝喜甚於私第新造一堂大署其榜曰三相堂蓋其

兄子華持國皆曾作相但誤制下即掛此榜數日後宣麻乃是范克夫玉汝快快失望殿廷諸公相譏曰三相堂又却用矣東坡曰只可立作二相廟蓋京師舊有二相廟也高齋漫錄韓子華絳王汝楨皆為宰相持國繼為門下侍郎行且大拜其家於穎昌居第建堂望子華玉汝像缺一以待持國榜曰三相堂好事者戲曰此乃二相公廟也持國竟不拜相時以為識云京師

四相堂

元一統志堂舊在崇慶州郡治崇慶堂後蓋唐張柬之鍾紹京李峴王縉四公皆牧此州

唐貞元中刺史皇甫徹作四公詩且為之序今廢與地紀勝堂在夔州政和間太守王蕃取唐賢為郡守後為相者四人繪像於其上曰四相堂後

以張商英為通川簿遂更為五相堂淳熙間教授李華以韓况亦嘗為州刺史乃益為六相樓

七相堂

元一統志謂郝處俊

張齊賢寇準宋庠呂大防范純仁恭確也德安州志按方輿要覽在州治郡守陸世良詩云七相聲名俱屬此尚期他日更添君今堂廢

相

業堂

宋李壁詩在唐安郡國作 當年從李國長城 翻向天涯問大

地 曰作中人精

御史堂

元一統志堂在平州恭城縣東五里與國

路予有微時請

功臣堂

五代史云越世家唐封錢鏐為吳王鏐功

者五百人宋史列傳錢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其後一日命生于

林堂

惠州府龍川縣循陽志羅孟郊龍川義城里人少游學于興寧

後人因石其書室曰翰林堂 宋蘇汁重修翰林堂記 予嘗與寧有山

日修蔓而前十里餘間有故居僅存左右無日邑人羅孟郊讀書室也其

泉混混于石甃流于渠即之冷然可掬而曰羅公讀書洗硯池也昔隱于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五

三

英豈特終於是邪而何曩隆而今替也 升承承之飲山堂者數回心學目

行徑滿前之秀麗所謂擇勝接依固不偶耳至若職司王官庭摘春藻足

以鼓流俗而聳天聽者蓋一時之文得不淵源之有自邪人信夫學之不

工軒手繪工像畫乃所以遺故範開後學也暇日庸僚友而與之言焉且

無抱負幹負煨塵姑惟繼前學紹先猷後來將有接踵輝煌於是光前振

南中人才者首以二公對故樂善世崇立碑以載其本末耳昔紹興戊寅

年十月望日從政郎知循州興寧縣兼勸農事蘇升記 孫公談圃 公

晚貴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肅事 肅嘗有知此

本存襄陽縣南宋熙寧間史中傳以光祿卿來守襄陽作軒于岷山亭後

象人安其政因若其軒為光祿堂今廢宋王漢濱先生集跋光祿堂記

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岷首光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折殘缺為之悵然

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矣得姪事者復摹諸石以為五邦之偉觀也

光祿堂

襄陽府志堂在

君子堂

馮須續志嘉善縣照廳曹史君之格扁曰君子堂二以前
 蓮花之君子盱江後志建昌郭治有君子堂開慶元年郡守曾望建植竹
 千竿又云錄事參軍廳在軍治之內有君子堂建康志堂在郡治壽勝堂
 東南臨水景定元年馬公光阻建台州府志堂在郡靜鎮堂前太平興國
 三年畢文簡士安來守真宗有君子人之稱故名慶元元年周守輝重建
 先守表詩云堂堂文簡公一世愛與崇君子哉若人此言聖所褒遺愛在
 斯民誰能為姓宰獨有坐嘯地清風仰彌高輿地紀勝堂在崇州治正
 堂之東始名靜鎮堂有歲春在靜鎮之右留春在堂之上思德堂在堂之
 東三山堂在臺之東又有環翠跨于城上宋魏了翁記此曰龍舒陳
 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為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
 屬其書之且曰為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為圖書原太極於
 無極驗陰陽於互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
 而實同或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
 屈信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惡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
 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傑有荷華不見于都乃見狂且陳風曰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四

彼澤之陂有蒲萑菑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
 子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判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居下其於刺
 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為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為據則
 指為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
 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為泄治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
 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及諱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棄其德性
 之知以奔走為訓詁之末矧今毛傳孤立故為詩者益固因先生蓮說益
 信二詩之義皆為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
 焉臨湘志堂在臨湘邑治北大觀二年丘公允建在司黃誥為之記曰經
 傳稱君子者惟論語為詳始於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於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其故何也蓋人之常情好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通醜其
 所窮能不愠者鮮矣故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夫是之謂不愠君
 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畏天命行險以徵幸之故曰道之將興也
 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夫是之謂知命始於不愠
 終於知命然後可以稱君子此述作之微意歟臨湘知縣丘君儒林經行
 脩明達於為政授刃皆虛恢恢乎其有餘地乃作君子堂日欲同僚清談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五

於其中其意若曰道德仁義在我而不在人爵祿軒冕在人而不在我在我者吾知慕之在人者吾知任之慕之至於樂所以不任任之至於無憂所以知命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非深達於道何以臻此他日儒林以書來乞言姑誦所聞於孔子者以遺之我無加損焉亦儒林之意也後之君子登斯堂者早夜以思皆欲其行如孔子之言然則儒林之作不獨為己又將為人豈非無窮之利哉若夫山川奇秀風月清明協氣橫流雖聲震動凡有耳目者皆自得之非予言所能道其彷彿也大觀二年十一月記南康志嘉定間朱寺正於門外建堂三間陳寺丞稱曰文會堂窪下沮如不可居歲久頽仆紹定壬辰秋史侯文卿始至釋菜慨然欲改作增廣之癸巳夏廼撤去舊材增培基址五尺別建五齋講書祠賓位在馬北對雲章閣扁其中曰君子堂前泊水五間右為引廊三間以通閣下表蒙齋集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源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為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

水樂大典卷七百五十五

五

君為長子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坐稱堂基奕壇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化意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初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初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源溪愛蓮語而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適也非所安求為君子而安焉源溪之望後學正在是余恨屢更艱未獲一登斯堂儻元間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虛阜尋舊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又馬實夫君子堂記 函首詩歌芙蓉騷賦焉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方其方也昨而益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華盈缶的中之意也太白若舟出於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源溪先生愛蓮有說而於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派金鑲石之時有滿漉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至於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吾萬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源溪一日過鄆之東湖訪余於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於為君子儒矣故為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雲端平三平立夏日記元年嶽陵陽集周景遠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五

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魯。首扁舟訪弊廬。靜
粵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嘗名其燕處
之室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乎。何
足以言之。且執不願為君子。如克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
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類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
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
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
予所願哉。名者忌之。昭而又先。先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
獨。却笑來無方也。故遺伯玉耻獨為君子。何耻也。耻不能使人皆為君子。
而已立於獨。後之君子。或不能為遺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
石適為君子。累楚之奸。僧漢之高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
歟。周子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
求於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
暇而暇好名之避耶。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夫
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固
名思義。此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六

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孜
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敢以是說。繼眾君
子後。而自傲焉。不亦可乎。予益笑之。予聞周君之先。嘗躋撫仕。習聞中州
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
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博物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
以刑度議德行者。既無負名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傲如此。可敬也。因其識
之。予前言則。殆矣。温州府志。堂在郡。爾廟堂。後即宋君子堂。甚至元。聞周
經歷汝弼。建直閣。橫檻三面。臨池。石橋橫波。荷花簇映。清風窺幕。如圍畫
堂。亦在經歷司。後臨大池。三面皆荷。舊名芙蓉亭。荷花盛時。邵守領客。飲
宴。暑月。台事必於是。留守元剛。改名君子堂。取濂溪愛蓮說為記。丙子火
歸。則後至元。三十年。經歷周汝弼。倡議重建。郡人林侍郎永年。記云。古者
設官分職。各率其屬。建侯樹屏。必有贊壽。主畫之掾。同勞王事。其未尚矣。
國朝。有率土。郡有司。或稍美選。而於侯牧之屬。又必得廉謹。熟憲章者。
任之。溫為東。刺名郡。徽訟賦。役期會之間。尤為繁冗。自胥而詳之。僕僚。論
定。而上之長戚。攸繫匪輕。郡治。疎丙子。兵燬十餘年。而後公宇。昂新。固已
宗。敝獨。議舍。猶。湫隘。見。謂。閭。事。經歷。東。原。周。君。親。君。子。堂。故。此。慨。謂。此。非

泛綠依紅之地乎。地謀闢地于郡長官。亟嘉其請。經之營之。畫堵度材。首倡捐俸。寅恭籌措。其使不日而辦。癸巳孟秋堂成。容有步脩。郡俯運沼而美之曰。蓮花之君子也。周君誠能愛漁溪之愛矣。仰堂以君子名。若是堂者。蓋思和而不同之義乎。武術徜徉和可也。政有對事有不平。同可乎。曰。母苟同。當於理而已。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後之僚屬。其知勉夫毗陵續志。元史孝祥江陰州儒學君子堂記。暨陽郡庠之南。故有雙池。詩以荷花表以嘉樹。古頌官制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霽月。為學者誅。歸游息之地。歲久亭墟。池亦蕪穢不治。其為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特舉來收是邦。暇日過馬。臨池尚羊。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室三楹。以面之。陶清鑄羽。局勢顯敞。翕受佳致。涇泳聖涯。每雨薰微來。清韻橫度。亭亭淨植。霞卷雲舒。爛其天孫之機。絢兮郡君之被。亦美觀也。夏五月落成。侯與賓客來游。欣於所遇。池葩岸卉。亦有德色。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霽之題尚矣。仍舊貫。莫可更。或又曰。堂成。為蓮設也。今顏角之風月。無乃考德弗類乎。莫其可。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攝齊而升。師虞以復于侯曰。今未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為花之君子。茲非漁溪先生語乎。先生聞世道之胥濁。感斯花之獨清。較德評芳。而以君子之名加之。其旨深矣。吾聞澤波之亂。曰彼澤之陂。有蒲萋萋。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道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此。而序詩者以男女相悅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為經。作則千古。皆處此蓮於賢人君子之目。嘻。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官墻之中。而玩芳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遊聖人之門。觀君子之花。味先儒之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為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名君子之堂。而寓盤桓几杖之訓。以為二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葉流芳。毓秀與是學相為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其為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為記。如此。侯名獻字時舉。臨郡五年。今修政治。而於學校之事尤如意。馬君為創扶官之宇。闢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執風氣。所以黼黻侯度。蕭勺儒雅者。實輝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人也。故於是。遂奉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而成。是宜聯書以敘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矣。虞集道園學古錄。君子堂記。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歎鄉之民既而延擲先生。孫履常。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五

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復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
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
堂。而求于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
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
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
惡義利之辨而已。為利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
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
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墮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
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
馬。聖遠言。淳。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
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
才器之高。則又不肖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淺身
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破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
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
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

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
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
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穢黑。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
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夫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
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
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
伯宗。將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眾人之習。真欲自致
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
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
元戊寅三月朔。記韓性君子堂銘四山之西。是為太白。翠氣凌空。幽蘭抱
石。八窓洞開。環以重碧。是為清門。隱人之宅。倚歛。隱人。竹隱。自名。復以君
子。扁堂之楹。其飾。綉佩。其音。蕭韶。雲霜。買買。歲寒。不凋。是為德符。不以形
似。非君子之似此君。而此君之甚似君子也。有記有銘。美哉洋洋。故未嘗
登君子之堂。而想表君子之光。釋大新詩堂名君子為君開。喜報傳呼柳
下來。當道豺狼。應屏跡。故山猶鶴。莫驚。猶。波。搖。翡翠。風。生。珮。露。冷。金。莖。月
滿。臺。况是青谿。江。樓。宅。黑頭。勛業。未。任。回。獨。聖。君子堂詩。惟學。首。師。即

吾之歸州人。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葆羽迎仙蓋。華散氈毼供佛香。江上蘼蕪隨意綠。兩中新樹過人長。綿州學士深埋玉。淚濕遺編。愷悌君子堂。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德之西。曰愷悌君子堂。知縣鄭厚建。六。可得志。

君子堂

元一統志堂在宣州古城基之東。即晉安南將軍刺史王遜。隋安樂郡公刺史元諧散騎常侍刺史梁毗唐宰相狄

梁公傑宋御史中丞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孔道輔寧州防禦使贈太尉李元則六人皆有德於州。後人建為此堂以伸追慕之意。有范仲淹碑刻尚存。剝落不可讀。惠陽志堂在惠州。郡之豐湖書院。郡守劉侯克剛建。教子堂。元一統志唐質肅公

縣。舊為尉廨。今廢。公初作尉時。教子建堂于此。韓忠獻為記。蔡君謨書。

史君堂

惠陽志惠州郡城西。豐湖之北。陳公橋創

堂曰史君堂。宋治平間。陳侯稱。為郡守。築堤建橋。時了翁隨侍。百姓生祠之。榜曰陳史君堂。堂內塑二像。一坐一侍。坐者史君。侍者了翁也。循

史堂

惠陽志禮華師顯行眉山。人宋景定間。以官講出知惠州。年已七十餘。政尚清靜。到任之初。首詢蘇唐二鄉先生故居。而拜謁

馬時東坡故居。頗久。修葺而易。菴故居。頗廢。不存。公皆為之。鼎新。以時奉祀。嘗建循吏堂。以奉前史君。陳公稱之祠。又易湖山觀。為循吏亭。與野史亭相並。蓋欲以循吏自居。才士堂。元宋本至治集禮部主事廳。才士堂記。六

事。三署主事。其名始見于此。曹魏有中書主事。晉有門下中書主事。宋齊悉置中書主事。梁有門下主事。正今史。北齊有門下主事。今史。是雖號稱主事。而非六曹者。元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置事。置掌故主事。負。從八品。是則六部設主事之始。唐六典云。陳後魏。北齊

並不置。故未詳也。隋初諸臺省。並置主事。今史。皆第九品。煬帝三年。並去。今史名。且隨曹閣。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唐開元二十五年。官制。禮部主事。從八品。又從九品。有尚書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出六部者之下。趙宋中興會要。六部主

事。皆屬吏額。禮部四人。分掌禮部。祠部。主客。膳部。事。金摠格載。尚書六部。主事。從七品。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本部。直宿。提控。編附。除格。管勾。架閣。庫。而禮部者。則二員。皇朝六部。並置主事。職掌。品秩。皆沿。金制。禮部之員數。亦與金相若。他寺署。惟光祿有之。餘並廢。至順二年冬。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五

本承之禮曹。越明年劉君贊王君由義。以次第被選來為主事。二君皆以儒進。質厚而樂易。勤事而無間。彼已。其相與猶左右手。視官長猶兄弟。物來至和。調以適其宜。猶良養人。甚驩也。部之公堂之東。小廳三楹。則其聚而治文書所也。一日二君以未有記為請。曰。已具右。幸賜一言刊之。本以為主事。選甚重。漢察諸郎。茂材高第者為之。予時固非六部僚佐。然其重可知。故東漢陳蕃。范公沙穆。並以俊材。孝廉充。後漸用武官。劉宋改文吏。隋人推用才術之士。今大定中有旨。部主事改用進士。非持旨不得登用。吏人或宰執知其可用。力許薦奏。國家自建官。必嘗為都省東西曹掾。始得之。錄他官。踐是塗者什一。有聲者。或即是。拜監察御史。轉列華要。進甚。亟人望所繫。其重不減前代。而禮部曹案。朝賀祭祀。燕饗歲賜。科舉貢獻。釋老災祥等凡十又三。其大議論。探典冊。格令急務。倉卒。酬酢至業也。今史十九人。主事負今隨制。然歲一人。色駕上京。則留者獨攬眾事。其勞蓋倍古人。迺取隋史語名曰才士堂。而記之曰。選重則責任將亦重。進亟則其勞有不敵計。前世幕職。或其長自辟置。非志合道同者不舉。故其舉也。必情淡義洽。而公事無齟齬。今則一從朝廷注授。或各味素履。烏合而處。有所論斷。則酸醜之不同。圓方之不相入。於是為其僚者。心心然戚戚然。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十

以終日。否則攔然。以疾其長。皆不得全。賓主之義矣。若二君者。蓋鮮然。二君治非久。此者其轉列華要。蚤莫也。後來者視堂名。堂知被選之重。視記當以二君自勸。劉君字文瑞。臨沂人。王君字仲方。朝邑人。皆嘗為中書省掾云。至順三年十一月一日記。進士堂。廬陵縣志

縣學大成殿右有進士堂。乃宋丞相文天祥讀書處也。丞相書魁字于堂上。刻於堂之壁焉。處士堂。鎮江志。龍華會在山

麓。有趙處士堂。宋汪藻詩題孫益遠三士堂。以東坡三士。身與淵明。相川為三也。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

出還歸休。東坡百論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着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聞儒

堂。牧萊腔語陳仁子。浯水鄧學正。關儒堂記。海鄧國望。築室一區。種竹萬箇。將歸為講訓所。念舊交長公。叱馭溫存。索余溪隱。且言異時

息齋李公持節使南交。適其廬作墨竹手卷。題曰大關儒風。廉使新齋李公。踵記之。今存。摘關儒二字名堂。丐一言自釋。余曰。大塊噫氣。統天賴而怒萬竅。融於春。薰於夏。凜列於秋。冬。大木之畏佳。似鼻似折。似圈。似曰。注者激者。滿者。吸者。揚沙。踏屋。松撼半天。蒲弄輕柔。各以其聲。應而獨不見。

房杜者。雖姚宋可知也。儒不必相。相不必儒。良可歎矣。思文藝祖。咸五登三。宰相須用讀書人。明訓具在。自時厥後。以禮義廉耻養士。以大科異等。與賢。魁彥彙征。鴻碩在位。理欲義利之辨。較然大明。內聖外王之學。見於實用。三百餘年。歷變雖多。元氣自若。用能祈天永命。以綿過曆之期。大抵皆相儒之効也。廼者。禹錫失調。負乘致寇。天子發憤。登俊去兇。海內翕然。號稱太平。於是叅政知院。泉淶先生。皮公實。在政府。永之人士。謹曰。是嘗分教吾邦。鳳石流芳。鵝林被潤。而可無以表章之哉。今廣文三山吳君。重溫舊禮。乃闕公解西偏。作相儒堂。以識其盛。且俾有年為之記。有年。避國辭而不獲命。因述前聞以諭之。曰。相以儒。其所美在上。儒以相。其所美在下。二美具而君為光。舜湯文之君。臣為皋夔伊周之臣。時為唐虞三代之時。子之堂也。美將疇歸。廣文曰。余也。敢忘聖天子用儒之懿識。叅相行道之盛心。與固請書之。惟叅相學足以正天下之本。道足以格人主之心。望足以示南邦之式。暫茲授鉞。行矣。秉鈞宏業。休功日新。月盛。夫豈區區二水可得私有者。抑筮仕之初。師道已立。舉周張不言之秘。悉意剖發。士經指授。皆得以成德達材。萬口一詞。傳誦無數。茲固廣文之所敬慕而不自已也。然則此堂之作。將以旌前猷。起後學。其益可勝既乎。叅政長沙人。

名在旂常。勲在彝鼎。廣文右之道字達原。由壁雍前廊。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余為同年。制行矯清。立志超邁。行將召用矣。景定癸亥三月朔日記。

嘉儒堂

鎮江志。總領所堂曰嘉儒。景定五年。總領陸景思建。

先賢堂

金陵志。馬光祖建。祀周漢而下。

四十有一人。曰。至德。讓王。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越相國范蠡。築越城。漢嚴先生。子陵。光結廬。漂水。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吳輔將軍。婁文侯。張子布。昭有宅。有張侯橋。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瑜。有周郎橋。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儀有宅。晉太保。隼。陵元公。王休徵。祥有墓。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處有臺。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導。有宅。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侃。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壺有廟。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安。有宅。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玄。有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羲之。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隱之。有宅。宋徵君。雷仲倫。次宗。開館。鷄籠山。齊貞簡先生。劉子珪。嶽。居檀橋。齊諸王侍讀。陶通明。弘景。居茅山。梁昭明太子。蕭德施。統。有書堂。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真卿。昇州刺史。唐翰林供奉。李太白。往來金陵。唐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孟東野。郊溧陽。尉。南唐司徒。

致仕李致堯建勳賜號鍾山公。南唐內史舍人潘佑。樞密使濟陽武惠王
曹國華彬。開寶中昇州行營統帥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詠祥符中再知昇
州。中丞恭惠公李幼幾及淳化中昇州觀察推官樞密孝肅公也。希仁。極
天聖中知江寧府。丞相忠宣公范堯夫。純仁。治平中轉運判官。示正寺丞
純公程伯淳。顯嘉祐中上元主簿。監安上門鄭介夫。俠。有祠。少師龍圖學
士文靖公楊中立。時嘗家溧陽。參政莊簡公李泰。發光。紹興中宣撫使。太
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後紹興中留守都督。秘閣忠襄公楊希聖。邦
人建炎中知溧陽縣。建通判。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允文。紹興中
督府參謀。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熹。淳熙中除轉運使。安撫。殿撰宣公張
敬夫。棧督府機宜文字。太師正肅公吳勝之。萊。勝。生金陵。太師參政文忠
公真。希元。德秀。嘉定中轉運使。周應合。記曰。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
一功。一金陵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吳晉皆有祠。而他代
闕焉。寶祐丁巳。公屬馮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為之。讚。越一年。祠成。志又
曰。始定四十二人。公祖野亭先生與焉。公止之而仍虛其一云。堂在清溪
園祠今廢。太平州圖經。堂祠齊謝宣城。眺梁陶隱居。弘景。本朝陳少師。規
宋少師。惠真。郭金紫。維子朝。請詳正。王直。講。遂。李編。修之儀。李左司。禮。唐

永樂大典卷二百三十五

十三

修職。敏求。舊名兩賢祠。李翰林。潘道。遙。開禧間。增置像位。凡十有二賢。在
州學。三山志。堂在福州府學慶曆皇祐間。陳先生襄。鄭先生穆。劉先生葵。
皆已登仕籍。鄉人尊師之。與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同號五先生。紹聖初。賢
良陳埒始與提舉陳敷。夫請置祠于學。邵守溫公益從之。遂立五先生祠。
政和中。黃尚書裳。復以閩清校勘。陳公祥道。解經以悟學者。宣和中。余太
宰深復以候官劉公康。夫教授諸生為公。其後又以福清鄭公使節。義著
閩。並圖像于學。先是。唐觀察使常袞。配享學官。政和中。柯賜為漕。自該院
遷其父龍圖。述生祠於學。遂並稱為十先生。又其後。王端明。祖道亦以有
功於學祀焉。紹興九年。張丞相浚。言常公首振儒風。不可與後來者並列。
乃位常公於中。益以歐陽詹與諸公列左右。乾道間。有言陸公治亦鄉先
生宜祠者。於是為十三人。襄字述古。候官古靈人。氣古行高。與鄭先生
穆。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為友。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
之說。皆指以為迂。而莫之講。四人者。獨以斯道鳴。聞者。嘆之。不為。變守之
益堅。躬行於其家。而遠及於州閭。皇祐初。知河陽縣。富鄭公。獨移鎮河陽。
厚遇之。會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召試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權負人。奏乞
寺觀名額。且度僧道士。先生執著。令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闕宦官。以及要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五

近一例陳乞蓋東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臣不敢奉行尋知常州熙寧初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薦常秩陳烈管師堂程顥經明行修召為太學官遣知雜侍御史論青苗可罷召試知制誥先生言論事未能開悟聖意不敢就請外補上批其疏曰朕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遂復修注尋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適河北有詔先生視草以水不潤下為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召還知道進銀臺司除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辛年六十四有文集三十卷紹興初上得先生所薦司馬光以下三十三人奏草手詔褒嘉馬 穆字閣中為學修飭歷國子監直講太常博士熙寧中為岐王侍講陳先生衰為臺雜疏言府僚不可不謹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出知越州元祐初入為國子祭酒時楊王荆王請為侍講除直集賢院楊王甥善太學諸生復上書乞為師範除祭酒未幾請解職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踰年乞骸骨提舉杭州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穆年雖過七十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願留之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太學諸生請留者亦數百人皆不報公卿大夫太學之士設祖道供張汧東門外辭決而去卒年七十五希孟字公闕通五經尤達於易取孟子闕楊墨之義以為名而字焉初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五

丙

與鄭先生穆為同志友後得陳先生襄陳先生烈相與講貫力主斯道既而劉先生彝以問學顯名復與定交學者師慕之知州劉公夔曹公穎叔蔡公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既而部使者相繼論薦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先生三表力辭不許尋以病終年四十二門人曾伉陸宣來敏中許將曾默范鏗陸衍王晦林璋等七百人相與塑像立祠堂于保福寺元符中太守率僚屬致奠焉有詩義十卷易義十卷春秋義三十卷雜文二卷云 烈字季慈年甫十四繼失怙侍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杜迨老享奉如事生持立獨行非禮不言不踐雖御童僕如對大賓慶曆中蔡公襄為守下車之始以書問閭俗利病先生條利害二十篇獻之嘗謁襄留建溪雜詩以諷之襄為霽威嚴先生適三代之禮凡冠婚喪祭悉遵行之雖博學如陳先生襄劉先生彝皆問禮焉皇祐五年周先生希孟及鄉老柯懷祚等舉先生文行太守以聞詔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本州教授三表辭不許復授守安州司戶奉軍充國子監直講又解元祐元年授宣德郎致仕其後監司復薦落致仕為州學教授改京秩凡六考不願磨勅不受廩祿散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有孝報經三卷授其子丞 彝字執中少師事安定胡先生初為胸山縣令

恤孤寡平賦歛作陂池教種藝振將惰或類其事為一書曰治乾熙寧二年召對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士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上悅歷都水監除兩浙運判移知慶州歲饑民多不舉于俗尚燕傲訟尤多彛為三勸以諭之在任四年奏課連最加直史館知桂林以元祐六年卒年七十先生著書以皇極為本述七經中義有文集三百二十卷 俠字介夫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為其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不荅復數以書論之亦不報又之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會大旱河東北陝西流民入京師先生畫圖為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幼擅發馬遞上覽疏數息終夕不寐翌日詔韓維等體量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查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譁呼相慶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七日大雨上出圖示宰執且責之安石遂力求去薦呂惠卿執政先生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今復相振援以遂前非不為宗社計又疏切諫用兵它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如勇靈木偶惠卿怒以為謗訕編置汀州移英州先生徒步赴貶所居十年陳先生襄在經筵薦為司馬光而下最後言先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十五

五

生忠直哲宗登極放還用蘇軾孫覺等薦除泉州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遇赦東歸復為泉州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卒年七十八建炎間詔錄熙寧元祐忠諫于孫中書舍人林通以聞紹興初贈朝奉郎授孫嘉正官嘉正終朝散官知建昌軍 祥道字用之博學尤精於禮嘗著禮書王安石以聞詔尚書給筆劄以進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兼大常博士卒年五十二有論語解行於世 康夫字公南從周先生希孟學知州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皆慕重之熙寧中五路置學官有請以康夫主番禹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詩書根抵仁義元祐三年以六舉該思先唱名二日卒年五十三 鄭先生伏表其墓 祐字亦頰刻意學問為莆田簿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准備差遣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所至有惠愛察識冤枉於茶法講究尤不苟每謂推無良法能以仁恕存心寬其禁網使公家不失大利之源足矣與使者論辨不屈泉南當海舶運輸之衝使者欲復市易公曰此漁奪之術言之切至乃出盡心職事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笑不答讀論語尚書中庸大學反復玩味究其旨歸居母憂終喪不忍去墳墓不隨俗之好尚亦不顧人之是非率以禮經從事既至里居士大夫伏其質德乞

添差教授本州。帥葉公夢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輿地紀勝堂在福州學
園。經云。以唐歐陽詹登龍榜。陳謝父子侯固叔姪歐陽毗兄弟。又云本朝
許將。陳襄。鄭穆。劉葵。周希孟。陳烈。置先賢堂于學宮。後以陳祥道。余深。劉
康夫。鄭俠。而次為十先生。至紹熙間。乃位常衮於中。益以歐陽詹列諸公
於左右。於是為十三人。臨安志。寶慶二年。表安撫韶。又請于朝。伏覲乾道
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石分
享。遂為一郡盛典。近者朝家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壺舊宅。亦
取江左諸賢萃為一祠。皆所以見尊禮名勝。昭示民則之意。杭居吳會。為
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仰
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節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逸禮。庸
可不搜舉而振起之。韶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
更諸典。壇獨先賢祀。典未秩。營度有日。擇勝良艱。近聞南山之北。新隄之
上。居民有以屋廬圍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十有畸。寄
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基址爽曠。意像窈深。今欲建立堂皇。
表以壺門。翼以廊廡。緣以牆垣。通以橋梁。初為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
歷代文傳及百家之書。并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五

六

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屬俗者。詮次事實。撰述繁簡。勒諸堅石。列置中堂。將
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而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洎日鳩工。以
次興建。所合其中朝廷。欲乞割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從之。乃取本郡自
古名德。許箕公而下。凡三十四人。及孫夫人以下五氏。具述事蹟。刻石作
贊。祠宇雖濱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竹蔽翳。亭相望五六。來者疎振衣歷
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憇流芳。而後至祠下。既又徙玉晨道宮於祠之良隅。
以奉灑掃。而易扁曰旌德。且為門使其往來。直門為堂。曰仰高。中書舍人
王堅為祠記。按許由事出莊子。謂不受堯遜。而棲於穎陽。太史公傳伯夷
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且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獨由不少
概見。子長愛奇人也。而於逃隱之事。猶未之信。亦以世遠。屬紳先生難言
之故耳。循為統人而列之祠。固不啻為尊賢之意。然必實有所據。始可傳
信。淳祐志。覺其非。以為晉許游居昌化曉山。即許遠遊也。嘗休藥於潛。道
迹為許游觀。蓋由游二字同音而訛。此說是矣。然羊裘一翁。清風萬古。以
此記始。豈不足為杭重。而必率合傳會寓言者。以為誇之。中書舍人王堅
記。今皇帝嗣位之明年。改元寶慶。既進賢。舉廉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
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表

公韶言于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指。為列州率維。昔太師忠定。越王鎮會稽。嘗集郡之先賢。立祠鏡湖。上歲久弗治。近朝家賜錢增葺。所以被飾厥文。而垂後法也。錢塘為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做會稽故事。初為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於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並南山下。少北新堤之上。有以園廬求售者。公往視之。則水環其址。平湖抱林。密映發。夷曠靜迤。深易以緡。錢為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位置。消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撫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其公而下。三十有四。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平生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洞展舊觀。於其側。俾掌董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今丞相魯公為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壘為記。堅固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二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况六飛移躡。今已百年。物繁俗靡。步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娉娉遊衍。又安知許嚴亮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列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往行。將有起敬起

慕若醉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為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為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俊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技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被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大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于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化。於研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叙。獨叙建堂本意。予以表明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實。俾群方來觀者。知所取則。馬寶慶二年六月旦日記。表安撫韶先賢贊。陶唐許其公。一身蘊蘊萬物土。直黃屋。垂裳何有於我。洗耳之泉。晝夜不舍。稽留之山。可眇天下。漢嚴先生。既放陶周。起渭去羊先生。奚為畢世。隱淪西都之季。氣節不伸。以此助理。匪絮其身。吳將軍凌公。賦視曹瞞。寔掃蜂蟻。冀敵仲謀。脫危虎尾。忠不顧身。有賈無二。豈曰兵家為古國士。晉文正范先生。涵今茹古。殫見洽聞。津航學海。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五

從者如雲周粟雖甘其忍去殷文正之謚汗簡流芬晉中尉褚公龍
 躍鳳鳴人物之盛雖有它樂亦不敢請晚觀清姿矍然與敬悟善者機心
 會神領晉孫先生造物與將盡性窮理闡室不欺佩仁服義尚稷周
 道飢溺由己天嗇其年如類之死宋龍驤將軍卜杜侯惟節與誼天
 下大開果龍驤為人所難死輕鴻毛名重泰山兇徒逆侮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世降俗清貨力為己隣有急難視而不視温温德人藥疾權
 死榆陰孟亭必恭敬止齊褚先生瀑布長虹難比其潔劉山白石莫
 抗其節蒲壁空還不受齋繼館嶽之阿太平日月齊顧先生寒松恠
 節殘膏復葑蕀義廢詩晉泉是似山谷誅編蛛網金價南風帝琴草堂流
 水齊杜先生軒冕市朝醜難舞甕肥遊丘園道義為重子亦謝官菽
 水歸奉橋梓俱零死生同夢梁太中大夫范公帝師之學惜不逢時
 詩詩忠諫汲直之道秩二千石秋毫無私家徒壁立萬古清規梁范先
 生抱甕生涯山澤靡儒匿瑕之德蕙決里閭跨齊歷梁蕭然隱居孰云
 好爵不如園蔬梁記室褚公曠探義文學鄙款向孝通於天日嚴以
 敬益米廢餐居廬成性超絕古今冠冕百行唐太常卿褚康公潛龍
 將翔霧雨先集貂珥蟬聯康濟鴻業鳩杖之歸遺恨黃閣蒼梧白楊始終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五

遇合唐太尉褚公受遺老臣立朝孤忠事有至難違恤我躬遂飽相
 水胎禍漢官委階之笏光厚蒼空唐禮部尚書褚文公發揮聖真經
 綿邦國端憂言歸廬在空谷松柏滋榮塵塵攸伏惟孝惟忠其人如玉
 唐荊州大都督許公氣吞軋榮在事驛張鯁賊喉牙為國金湯壯義
 士魂兮故鄉名存忠烈廟食相望唐章先生終唐之世垂三百年於
 杭大州得三人馬孝通神明維德之全教青闕文我永其俾後梁吳越
 王武肅錢公匹馬一呼奄有共會憤而箴之百年有待子孫其昌生只
 永賴錦衣故城山川不改後梁給事中羅公浣西草堂白髮參謀奇
 骨非媚與俗為仇蕙江百篇擬度驂駟異世一轍汗漫天游皇朝泰王
 忠懿錢公真人龍興禪斥六合我有主田圖獻闔閭共荷分茅忠義今
 甲煌煌大星流光累葉皇朝吏部侍郎公名貴公車萬乘知已膏
 腹詩書嶺嶠洙泗鰲頭倦游宴林樾泥鑿國刀圭乃砥州里皇朝知制
 誥謝公決河之諫砥柱賴波爰田之均紫莖取禾象壻兼建子孫有摩
 乃言底績其德不暇皇朝諫院錢公大科異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玉立朝紳霜清諫紙帶帶如公百年有幾皇朝和靖林先生
 避影林壑清畏人知爾梅多事漏吾天機長風孤鶩秋鷗與飛山高水

深無成無虧 皇朝翰林學士沈公 伊昔繡符駭耀閭里而公之歸仁及生元軌花日新隨栢風起哲人其萎命也天只 皇朝大中大夫錢公

翩翩王孫侃侃儒素國有大疑庭抗三疏平生美官一寒如故何以贈終知者明主 皇朝龍圖學士陸公 凋戈遺節邕柱延廊航琛輦書威

行令子青苗之議千喙嚼嚙筆端膚寸膏澤蠶息 皇朝龍圖閣學士錢公 戒得若仇口唾鉤錐疾惡如風筆驅蛇豕孤雲九華一斥不起名振

難林清哉膚使 皇朝秘閣共公 帝學巍巍游戲弄翰言當格心莫止筆諫常 專經谷風共難施此豐平識者之嘆 皇朝龍圖閣學士虞公

鴻鴈安居魁躑懷惠皇皇者華君子豈弟若人使官事特其細扶幼以重所重國體 皇朝八行崔先生 尸祝于庠惟褚及許異世並祠以盛德

故行歸于周為釁為矩仰止高山尚其踵武 皇朝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關洛正傳表微繼絕道扶中興大義昭揭鏡波稽天何傷日月揚光于

今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烈烈共姜英英陵母惟夫人德二美俱有歲晚養堂金章紫綬受報于天俾昌俾壽 虞氏夫人 彤史無傳女師

同詔展如之人獨懷清操望服巖居省齊德曜爰表芳徽來者是倣 馮孝女 孝之大端于終于始有女能之愧彼男子靡室靡家養生喪死揭

水樂齋卷三十三

九

名鄉關永錫爾類 何氏節婦 臨難守節哲士難之惟此烈婦白刃弗移殺身成仁其甘如飴松柏之心匪姑焉知 戚氏孝婦 婦之事姑難

於事親乃春淑德今昔異聞里閭表懿史冊揚芬閨門之化式是國人臨川志鄭起濱州學重建先賢堂記 像先哲以示崇厲在在然也夫其抱

明槿醒焯焯斯世豈非黨里之所敬慕必表而出以耀其觀熾其趨亦風化之大者此邪實時於淳熙間趙侯為之興祠繼而益附今而蒐補不遺

盛矣然祠始寓於邵學之文昌軒軒為眺觀所吏僕道以往來鄰於藝再徙于演道堂後楹之左位所不寬博人隘之刺史寺丞林公孝關下車不

數月每既觀瞻未肅展敬無容名腆而實意歎祀存而文獻缺乃度地學之西偏而新其宇焉尺椽寸瓦悉公為辨日在胃而址火南正而畢蓋公

以寬象厚士俗敬簡理官事慈明得人心矧景哲之誠薦而激獎之義宏故能意所就而今隨費不吝而工勸後不踰時而坐成自晏元獻曾南豐

而下凡十有三人咸秩有儀或登元主要而位與德顯或潛深伏隲而文與行高躋離相輝圭璧交映見者肅心昔舟青澤德而今顯設昔規模編

狹而今敞冕昔氣象秋然聞然而今儼然且穿然矣人之所賦與其所趣自有不同道美所在何間窮達苟立節立言立功一有補於治教皆聖賢

所嘉尚夷清惠和尹任。孟軻氏俱不敢廢。後世聞其風而起。頑懦易鄙。薄與期於任重者。知所羨慕。誠有侍於發揮其致。何獨伯夷之得夫子也哉。先覺後覺。相為師資。是數君子者。發其幽光。似有待乎。今也表宅里植風聲。震不古矣。視益迂矣。拳拳專以宗廟為風化之大者。捨公其誰歸。起濱椽文學。公門人也。諸生以記請。弗置。迺揖而論之。曰。本原師友而納諸道德。公之意也。扶植世教。浚源而導其流。先哲之心也。居是邦。登是堂。進而瞻先哲。其知所師法乎。退而泝公之意。其亦有所感發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請事斯語。勉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朔。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鄭起濱記。陳元晉。漁墅類藁。陳元晉。潭州州學先賢堂記。瀛溪先生起湘中。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于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存。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眠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隘隘而勢黜昧。大懼不足以揭虔教。教。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年五月上。即將行會。芻有美布。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萊翳。下為汚池。然嚮南。明敞。平治而碑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僱三千米。石二百。謾

善化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迺七月朔。肇役。庀徒焚蕪。翦蕪。疏如決。汚萊。廢千夫。歛基。砥如。立堂三楹。延宇垂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閣。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坐集。客有詰余者。曰。潭非昔康裕比。城復于隍。戎伏于莽。托襄捍表。護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子非迂乎。余曰。通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危急之秋。衆心咸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雖人以衆善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澤之民以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厚。其志美。曠之以學。而表儒先以風之。俾氏名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夷狄者。必尊君必親上。可秩可辱。而不可與為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閉息。而緩急有所怙。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而區區所為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之石。以諭學者。勉焉。真西山集。謁先賢堂祝文。惟閣。選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以有牧守為之作。與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粉榆。要皆有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遠德行

之超卓。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未叨恩來守。緬懷前哲。釋
策託事。祗謁于庭。高山仰止。庶幾萬一。北澗禪師詩。次韻。盤隱陸別駕先
賢堂下。月夜見寄。自與先賢分不生。酒缸隙地鶴隨行。橋闌架碧疑虹
跨。對吟。團香擬岸橫。涼度綠雲花不寐。燼餘紅淚燭。須更明朝秋。思誰先
得笑聽蘋
花與蓼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三